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

◎《双城记》
◎《罪与罚》
◎《笑面人》
◎《斯巴达克思》

化

114/36

405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

• 《双城记》

• 《罪与罚》

• 《笑面人》

• 《斯巴达克斯》

1859—1874 卷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

1859—1874 卷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75印张 633千字 插页1

1994年5月北京第1版 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ISBN7-5080-0370-5/I·372

定价:21.40元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粹》编辑委员会

总编辑 王智钧 林建初

特约编辑 郑云鹭

执笔撰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志成	王金陵	王光明	史铁生
石钟山	母国政	叶辛	孙劲军
孙绍振	刘恒	刘毅然	刘庆邦
刘登翰	毕淑敏	朱晓平	朱苏进
许谋清	肖复兴	肖云儒	陈放
陈村	陆星儿	陆天明	李功达
张抗抗	郑万隆	范小青	赵长天
赵丽宏	陶正	凌力	袁和平
黄蓓佳			

责任编辑	吴文葵	徐军	徐金廷	于涛
	高苏	迟晓	周兰	张海亚
	李秋	陈泽	袁平	

装帧设计	冯吉鑫	徐总	石磊
	张立	张伟	黄勤

篇 目 目 录

双城记	1
罪与罚	161
笑面人	365
斯巴达克斯	595

双城记

〈英〉狄更斯/著

刘登翰/缩写



作品内容提要

1757年的一天晚上，巴黎著名的外科医生梅尼特，被侯爵艾弗莱蒙德强迫去给两个濒临死亡的姐弟“治病”。在治疗中他得知，这对原是贵族佃户的姐弟是被侯爵老爷逼死的。出于愤懑，他给当局写了一封控告信。当天这封信就落到侯爵的手里，为了灭口，他被送进巴士底狱单独囚禁了18年。

18年后，医生妻子遗下的女儿露茜，在台尔生银行老职员劳雷的陪同下从英国来到法国。会见此时已精神失常、被释放住在以前仆人德伐石酒铺的父亲。他们一起回到伦敦，在女儿的悉心调理下，恢复健康的医生重操旧业，过着安定的生活。

在一次听证审判之后，露茜爱上了放弃贵族财产与生活来到英国当法文教师的艾弗莱蒙德的儿子，改姓母姓的查尔斯·代尔纳。悉知内情的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要求代尔纳对露茜保密。此时，另一位英国律师、与代尔纳长得十分相像的西得尼·卡尔登也爱上了露茜。但他主动退出这场爱情纠葛，并表示，倘使需要，愿为露茜及她所爱的人牺牲。

法国革命爆发了。充当攻打巴士底狱炮手的德伐石，在医生囚禁的牢房发现了医生当年用血写下的对艾弗莱蒙德的控词。原来德伐石的妻子正是当年被迫害致死的那对姐弟的妹妹。她像个复仇女神似地等待着时机报复。

在革命中，当年掩护代尔纳出逃的仆人盖白勒被捕入狱。他写信呼请代尔纳回巴黎作证，救他一命。代尔纳瞒着妻子慨然归国，却被当作反对革命的逃亡贵族投入监狱，面临处死。医生和露茜闻讯带着六岁的小露茜赶来。医生以他曾经在巴士底狱囚禁18年的名望，在

拖了三年之后才开庭的审讯中,说明真相,救了代尔纳的命。但是在代尔纳开释的当晚,他又被捕了。次日的审判中,才知道控告者除了德伐石夫妇,还有此时才被公开的医生写于巴士底狱的控词。强烈的刺激使医生重又精神失常。

跟随露茜之后来到法国的卡尔登,降服了密探巴尔塞,在刑前一小时潜入候斩监狱,换下被麻药迷昏的代尔纳。以自己的护照让代尔纳和预先布置好的露茜全家逃出法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断头台前从容赴死的卡尔登预言,这个时代的罪恶以及使之得以产生的过去时代的所有罪恶,都将得到惩罚并且消亡。

原作者简介

查理·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12年2月7日生于英国朴次茅斯。9岁时迁居伦敦。父亲是海军中的小职员,因嗜酒好客、挥霍无度,于狄更斯10岁时被送入负债者监狱。此后狄更斯便负担起沉重的家务。窘困的家境使他无法继续读书,到一家鞋油作坊去当学徒。16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19岁成了一家报社的采访记者。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不仅使他深深体验到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而深具同情,也使他在走遍大街小巷、都市乡村的采访中,熟悉社会并深谙政治的种种弊端。25岁时出版第一部长篇《匹克威克外传》,即获得很高声誉。此后他漫游美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批判。并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创作,揭露社会的仇恨、卑鄙、虚伪、欺骗、贪婪和互相践踏,对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的同情。英、法革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使他进入自己创作的高峰时期。晚年因为不愉快婚姻所带来的家庭不和与积劳成疾,生活十分不幸。1870年5月9日,在中风之后才动笔写作的《艾德温·德鲁

德之谜》未及完稿时去世。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游记、戏剧等,其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早在本世纪初,他的许多作品,如《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艰难时世》等即已翻译介绍到我国。《双城记》是他创作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

缩写者简介

刘登翰,1937年7月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中学毕业后任《厦门日报》记者。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发表作品。1961年毕业后,受“海外关系”牵连,被发落到闽西北山区从事基层行政工作,当过教师、地区小报编辑、办公室秘书、农村下放干部和基层文化干部。困郁中坚持写作,断断续续地发表作品。1979年10月调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转入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曾出版诗集《山海情》(与人合作)、《瞬间》,报告文学集《钟情》,主编《台湾文学史》(上下两卷),并与洪子诚合著《中国当代新诗史》。

目 录

引 子	(9)
1 驶向杜佛的邮车	(10)
2 夜影幻象	(12)
3 遥远的故事	(14)
4 德伐石酒铺里的重逢	(20)
5 起死回生	(24)
6 五年之后的审讯	(28)
7 胡狼和狮子	(34)
8 宁静港湾的雷电之夜	(39)
9 侯爵大人	(44)
10 戈尔贡的造访	(48)
11 幸福的求婚者	(53)
12 充满诗意的雅人	(57)
13 生命的许诺	(61)
14 钓鱼的生意人	(64)
15 目击证人	(69)
16 无声的较量	(74)
17 欢乐与忧伤	(79)
18 早晨醒来的阳光	(84)
19 悄悄逝去的脚步声	(88)
20 革命狂飚	(90)

21	熊熊烈火	(95)
22	磁性引力	(98)
23	失去自由的自由旅行者	(103)
24	寻亲巴黎	(108)
25	漫漫长日	(113)
26	越过断头台的欢呼	(116)
27	重陷灾狱	(119)
28	一副绝妙的牌	(121)
29	宁静与喧嚣	(127)
30	来自巴士底狱的控词	(132)
31	诀别	(137)
32	依计而行	(139)
33	最后的时刻	(144)
34	火光中的一声巨响	(150)
35	主说:复活在我	(155)

引 子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昌明而又衰微，智慧而又愚蠢，笃诚而又多疑，光明而又黑暗；这是充满阳光的希望的黎明，又是阴沉晦暗的失望的长夜；人们拥有一切，又两手空空；直登天堂，又跌入地狱——总之，那时和现在是这样相像，以至最具权威的批评家们谈起它时，无论说好道坏，都必须用“最”字才能穷尽它的内涵。

这是公元1775年。那时在英格兰的皇座上，坐着的是一个下巴的国王和一个姿色平平的皇后；在法兰西的皇座上，坐着的也是一个下巴的国王和另一个容颜姣好的皇后。他们——还有那些高官厚禄的爵爷们，都以为他们的天下将如此安稳地长坐下去。

而法兰西并没有像她那位佩戴盾徽、崇拜神灵的姐妹英格兰那样幸运，而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它印刷钞票，又挥霍钞票；在教会的领导下自得其乐地创造这样的业绩：将一个青年的双手斩断，舌头割掉，然后活活烧死，就因为他没有对五六十码外的一队僧侣在雨中下跪膜拜。

当这些受难者赴难之时，很可能有一些生长在法国或挪威森林中的树木，正被命运之神的伐木工人打上标记，准备砍下来，做成一种带着刀子和口袋的活动木架^①，以名垂青史；而停留在巴黎近郊简陋农舍旁的那些粗糙的大车，也很可能被将成为死亡之神的农夫们在未来革命中用作装运贵族的囚车。伐木者和农夫们默默地工作着，谁也听不出他们沉沉来往的脚步声。

其实在英国，也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夸耀的安宁秩序。明火执仗的打家劫舍和拦路抢掠，夜夜发生。而黑夜的强盗往往就是白天的商人。倘若他们“头领”的身份一旦被认出来，就干脆打碎认出者的脑袋，然后策马扬长而去。就连那位赫赫显贵的伦敦市长，也在腾罕格

^① 法国大革命时所用的断头机。

林遭到抢劫,强盗当着他全体仆人的面,把这位体面绅士的全身剥得一丝不挂。伦敦监狱的囚犯和看守大打出手,窃贼在宫廷里从王公的脖子上剪走钻石十字架,搜查违禁物品的士兵和乱民互相开火……谁也不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是失常的。在这种种的故事中间,只有绞刑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忙。他们在星期六绞死星期二抓住的强盗,在监狱前烧死十多个当天被捕的人,今天处死一个谋杀犯,明天处决一个只抢了农民小孩六便士的凄惨小贼。

这一切故事都发生在那个令人怀恋的1775年。那两个人下巴的男人和他们姿色平平或容颜姣好的女人,忙着用高压手段来执行他们的神圣权力;而伐木者和农民依然在沉默地工作着。1775年就引导着所有大人物和芸芸众生,包括在这部历史记录中写到的人物和故事,沿着铺展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向前走去。

1 驰向杜佛的邮车

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的夜晚,一辆邮车缓缓地爬上杜佛陡峭的山坡。沉重的邮件和坑洼的山路,使疲困的马匹仿佛折断了关节一样,颠颠扑扑在深泥中挣扎。邮车里的三个乘客只得徒步跟在马匹旁边,艰难地爬上山坡。

山谷里到处弥漫着如絮的雾气。三个乘客都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重重的衣帽之中,使对方无法看清自己的脸面。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彼此信任。因为路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强盗或强盗的眼线。在每个驿站或者小酒馆,从老板到马厩里的小厮,都可能是强盗雇用的脚色。所以,高高站在邮车后面那个持设位置上的护卫,紧张地把手搁在放着霰弹枪和马枪的箱子上,连对自己的乘客也充满了怀疑。

那三匹疲惫的马在鞭子的猛抽下终于爬上了山顶。护卫下来给车轮装上刹车准备下山时,车夫突然警觉地叫了起来:“乔,你听,什么声音?”

两人都支长了耳朵。

“有一匹马追上来了。”

护卫紧张地扳着短枪的扳机，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刚准备回到车厢里去的几个乘客都停住不动，他们看看车夫，又看看护卫，个个面面相觑。空气突然像凝固了一般地寂静，仿佛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一阵疾驰而来的马蹄声，猛烈地传到山顶。

“喂！来的是谁？”护卫吆喝着。“再不站住，我要开枪了。”

蹄声戛然停住，雾气中有一个声音喊道：“是杜佛的邮车么？”

“你问这个做什么？”

“是的话，我要找一位旅客。”

“什么旅客？”

“杰维斯·劳雷先生。”

旁边的一位乘客应声答道：“是我。”他寻声问去：“是裘利吗？找我什么事？”

“有封急信要交给你，是台尔生银行的。”

那个叫劳雷的旅客站到公路上来，对护卫说：“我认识送信的人，让他过来吧，不会错的。”

护卫还是充满警惕地警告说：“好好地走过来吧，别让我看见你的手在挂着枪套的鞍子上动。不然，我是很容易弄错的，一错，你就受不了了。”

一匹马和一个骑马人的影子，在漩流般的夜雾中慢慢走近来，停在邮车旁的那个旅客面前，弯下腰，把一张纸条交给他。马喘着粗气，从马蹄到骑马人的帽子，都沾满了泥污。

旅客望着还在一旁持枪监督着他们的护卫柔声地说：“不必担心，我是台尔生银行的。你应该知道伦敦的台尔生银行。我可以在这里看看信吗？”说着掏出一克朗送给护卫买酒喝，便就着车灯的光亮读起信来，渐渐大声地念了出来：“……在杜佛等待小姐。”他收起信，对裘利说：“你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的答复是：起死回生。”

裘利不解地摇摇头：“这么古怪的答复。”

“他们会懂的。把这话带回去，就跟我亲笔写的信一样。”

车子又一颠一顿地往前走了。越是下到山底，雾气越是团团地包裹着它。坐在车厢外的护卫和车夫，还在回味着刚才那位旅客的话。

“哈喽，汤姆，你听见那口信了吗？”

“听见了，乔。”

“你弄懂那是什么意思吗？”

“一点儿也不懂。你呢，乔？”

“我也想不出来。”

2 夜影幻象

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是一个深奥的秘密。犹如我们走进一座城市里，每一幢黑森森的大楼都关着它自己的秘密；而每一幢大楼里的每一个房间，也都包藏着自己的秘密。甚至千万个胸膛里跳动的心，即使对最靠近它的另一颗心，也都是一个秘密。我们注定看不透那莫测的深渊。一个朋友死了，邻人死了，爱人——我灵魂的亲爱者——死了，便也带走了那亘古独存的秘密。在我生活过的这座城市的任何墓地上，有比那些纷纷扰扰的人们对于我或我对于他们更不可测度的吗？

那骑在马上送信的，和局促在邮车里的三个乘客都是如此，他们互相是神秘的，彼此间的距离，好像远隔一个郡之遥。

送信人安闲地骑在马上缓缓归去，不时在路边的小酒店里喝上一盅。可他俨然一副恪守秘密的神态，帽子歪戴在眉毛上，两只浅黑色的眼睛挨得太近，仿佛一离得太开就会泄露出什么隐情似的。拖到膝盖的长围巾包住下巴和脖子，只在喝酒时才用左手把围巾扒开，匆匆把酒倒入喉咙，立即又紧紧捂上。

“不，裘利，这和你没关系，你是个正经的生意人。”送信人思索着，又安慰自己。“起死回生——见鬼！要不是他喝醉了，准是我要倒霉。”他不无迷惑地脱下帽子搔着头皮自语道。